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

1

记所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

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

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昌吉州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625印张 200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0098·127 定价：0.90元

前 言

我们正在艰难地跋涉，向着一个美好的目标跋涉。

为了走得更勇敢一些，更有力一些，这时候，我们需要凝神眺望一下前驱者的影子，低头瞧瞧前驱者的脚印……

在我们的前驱者中间，三五九旅，是一支虎虎有生气队伍。抗日战争后期，为了打击那肆意蹂躏我国南方土地的侵略者，他们离开了南泥湾，告别了延安，无畏地向南进发；跨过黄河，横渡长江，浴血奋战，万里跃进，到华南敌后去开创新的抗日局面。

日寇投降了，人民的功臣却成了“蒋委员长”的眼中之钉。他以二十万重兵包围了我们的中原部队，想要在一夜之间，一举加以消灭。于是，爆发了著名的“中原突围”。在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三五九旅日夜冲杀，克服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多少次化险为夷，多少次绝处逢生，终于胜利返回了党中央身边，完成了部队征战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在最最危急的时刻，他们那比钢还要刚强的指挥员，面对着全军将士，曾经说过一句象铁一样坚实的名言：“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样苦？同志们，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身受的苦难，在他们的子弟兵身上的集中体现啊！”

为了母亲，为了洗去母亲脸上的愁和泪，他们献出了自己

的血和汗……

岁月是在无情的流逝之中。离开那种硝烟弥漫的日子，是越来越远了。而在烟尘散去的同时，我们的记忆也正在一天天地淡漠下去。后来者，已经难以望到前人的影子。

幸而在我们的前辈里，多的是有心之人。他们十分知道，前军的冲锋陷阵，不过是为了后续部队的奋勇跟进。因而，遇到了危难，除了武器之外的东西，他们什么都肯丢，唯独舍不得兜里的那管笔，还有那鼓鼓囊囊的小本子。一抓住战斗、行军的间隙，他们就急匆匆地掏将出来，或者倚着青苔石壁，或者席地而坐，权以膝头为案，把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遇，所思，所感，能记下几句，就记下几句。战号吹响了，部队出发了，他们又急匆匆地收起纸笔，抄起武器，冲向前去。今天，只要你见到了那些经心保留下来的，一个个卷着毛边儿、被汗水和血水浸染了字迹的小本本，你的心就不能不热乎乎，你的眼睛也会悄悄地变湿。

当时整理发表的，是军中随笔；后来整理成文的，是革命斗争回忆录。大多散见于各地的报章杂志，择优录取，就成了眼前的这个集子。大体上，为我们画出了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的一个轮廓。

这就是前辈的身影；

这就是前辈的足迹。

现在，这些文章的作者，周立波、郭鹏、潘世征、曾涤（即曾垂昆）、马寒冰、杨宗胜、孟钧诸同志，均已先后去世。我们编辑这本书的一个意思，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记起他们，怀念他们。健在的几位，年事也已很高。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珍品。

这些文章，原都是独立成篇的，相互重复之处实难尽免。

记载的当时，是处于紧张急迫的环境。烟云已逝，追寻起来，自不能尽得其详。特别是地名和敌方的番号，小小失准的地方恐怕也有。文笔虽说普遍是精彩的，但因照顾了过程的完整性，白璧之中确实也微有瑕疵。著者作古，不便妄加涂饰；限于水平，也未能一一校改。这是要请读者见谅，并且赐于指正的。

编者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六日

目 录

南征散记	马寒冰(1)
夜过同蒲	左 齐(40)
河南杂记	周立波(48)
会合之前	左 齐(56)
李先念将军	周立波(61)
平江十日	左 齐(65)
开辟湘东根据地	杨宗胜(75)
忆陈冬尧	潘世征(87)
四十八天	李 立(131)
王震将军记	周立波(200)
王首道同志和别的几个领导者	周立波(210)
干部秧歌队	左 齐(217)
鏖战鲍峪岭	任 晨(221)
归队	冯祖武(250)
刘亚生	郭 鹏(263)
冲过川陕公路	孟 钧(285)
远归	曾垂昆(290)

南 征 散 记

马寒冰

1944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河南、湖北、湖南这广阔的地区，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战而溃，遗弃了千百万的人民和千百万里的肥沃土地。正当全中国的人民，都充满了怒愤的时候，王震将军奉中共中央的命令，率领三五九旅的一部，远征三湘。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指出：远征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困难很多。远征的同志们，一致向党中央及毛主席表示：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一定要把千百万被国民党所遗弃而处于敌伪汉奸烧杀、抢劫、奸淫下的人民解放出来。每个人的胸膛，都被热血所激动，每个人都满怀远征必胜的信心，遥望着南国的原野，和那千百万被遗弃的人民。

从延安出发的，仅仅是三五九旅的一小部分，全部不超过三千八百人（连后勤部队在内），各式枪枝两千枝。因为是远征，要在漫长的旅程中，偷关越卡地穿过封锁线，连一门炮都没有带。就是这么小的兵力，竟走遍了陕、晋、豫、鄂、湘、赣、粤等七个省份，渡过了黄河、淮河、长江、襄河、湘江、赣江，翻越过吕梁山、中条山、大别山、伏牛山、罗霄山、九陵山和衡山山脉。我们这支队伍，在远征道上，经常是在战斗与行军中过日子的。敌寇虽然联合了汉奸阎锡山，准备消灭我们

在同蒲路上，结果却失败了，鲁山的敌寇，使用了大量的兵力和坦克，准备消灭我们在豫中平原，结果也失败了，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企图消灭我们在莲花、永新、宁冈地区，结果仍然是碰了壁垮下去。我们这支人民的队伍在湘、鄂、赣、粤四省广大的敌后，到处插上了解放的旗帜。人民由于我们的到达而获得解放。人民再也不受敌伪及汉奸卖国贼的压迫。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并享受了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好处。人民可以站起来谈话，建立了人民的参议会和政府，享受了自由与解放的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和双十协定公布后的新局势之下，为了履行中共中央的诺言，我们奉命同那些企图阻挠和歼灭我们在长江南岸的敌伪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之后，安全地北撤到长江北岸，和李先念将军所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树声将军所率领的河南人民抗日军，会合在中原解放区。

出发前后

远征的消息，在比较高级的干部中，早在8月间(1944年)就知道了，在他们之间，就开始了一阵忙碌：准备冬装的，安置家属的，辞别亲友的，搜集书籍报纸的，大家都在忙得不可开交中过活。

9月中旬，中共中央为了使这批行将远征的干部，对于党的政策和各个根据地的工作经验，获得进一步的了解，特别在中央党校里附设了一个短期的训练班。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以及陈毅军长、聂荣臻司令等留延中央委员都当了教授。训练班虽然是短短的一个半月，但是大家得到的教益却绝非上别的学校三五年所能得到

的，因为每门课程都是流血流汗的斗争经验，而且是科学地把这些经验综合起来的结晶。

训练班刚刚结束，就已经迫近出发的时间了。各个机关学校，都一致地动员起来，慰劳我们。有的送肉送菜，有的排演新的话剧、京剧、秧歌和新歌曲。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我们看到了七八个京剧，两三个话剧，两次电影，至于秧歌，更是不计其数了。由于各机关学校不断地送来肉和新鲜蔬菜，我们的生活水平比往时提高了百十倍。

部队出发的命令是十月二十五日颁布的。命令里说要各个出发的部队，以两天或三天的行程，从各个分散的驻地，集结在延安南十里铺、延安北郊，到桥儿沟一线，进行整备。当时把所有战斗部队编了四个大队，每个大队自六七百人至一千三百人不等，另外还有军直属队和三个干部大队，全军共约五千人。这就是我们南下的战斗序列和实力了。

十一月一日那天，在延安的飞机场，扎着一座庄严美丽的阅兵台。台的上端高悬着几个斗大的字，写着“八路军南下远征军誓师大会”（“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番号是进入湖南时才使用的），两边挂着两块很大的白底红字的标语：“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的军队胜利万岁”。离开阅兵台的前方约莫二百米达远的旗杆上，高悬着鲜红的党旗。阅兵的时间，原规定是午前十时开始。八点多钟的时候，整齐的行列，从延安的四郊向着这广场行进。每个战士的脸孔，由于年来的生产自给，丰衣足食，都是红胖胖的。每个人都穿着一套新棉军衣，扎着新的子弹袋、手榴弹袋、绑带，配发了新的毛线手套、毛袜子、棉鞋。每枝枪都擦得那么亮。刺刀在太阳光下闪耀着辉煌的金光。他们是那么整齐威武，充满了喜悦的情绪。

九时四十分，军号声把歌声压了下去，会场从狂欢的场面，一变而寂静起来。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其他首长们，从会场的西南角，走上了阅兵台。热烈的掌声，就象爆竹似的响开了。

第二大队队长陈宗尧同志宣布了开会之后，行进式和分列式的阅兵，便作为第一个节目启幕了。受检阅的部队，从会场的东方朝着阅兵台行进。毛主席——这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穿着深棕色的军服站在阅兵台上，不断地举起手来向受检阅的队伍答礼。新闻记者忙坏了，拿着照相机子到处拍摄着这个盛典。

毛主席开始了他的临别的讲话。他勉励同志们要忠实的“为人民服务”，要“爱民如子”，做到象“王者之师”那样的“纪律严明”和“秋毫无犯”。最后他祝福同志们远征的胜利和健康。战士们倾神地听着他的每句话并紧记在心坎里，干部们都在摘记他的训海。不论干部和战士的嘴角上，都流露出胜利的微笑。末了，王震司令员率领着我们宣读誓词：“……我们每个人都坚决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这时，微风吹动着旗杆上鲜红的旗帜，太阳和煦地照耀在广场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感觉到象太阳光似的温暖和象微风吹拂着似的愉快。

十一月九日，部队起程离开延安。从东关到东十里铺的大道上，站满了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的队伍。他们都执着各色鲜艳的小旗子，唱着新鲜而动人的歌曲，高呼着雄壮的口号，热烈地欢送这支南下远征的队伍。战士们个个挺起了胸膛，整齐地在这些欢送的行列中，穿行过去，微笑着向欢送者点头致谢。他们每个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加强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一个战士对我说：“受到这样热烈的慰劳和欢送，真

是我生平第一次。我感觉到光荣和骄傲！我一定要狠狠地去打日本侵略军，解放人民，这才能对得住同志们！”

雪山和冰桥

吕梁山和太行山、中条山并称为山西三大山脉。就在华北来说，吕梁山也是鼎鼎有名的。在冬天，吕梁山脉地区，比太行山和中条山还要冷些。我们这支远征的队伍，渡过了黄河之后，就进入了吕梁山脉。那时候正大雪纷飞，道上积雪达两尺多厚。我们在积雪中行进。平常按我们的行进速度，每小时可以走十二华里，但在这积雪中，凭你多大的本领，也只能走六、七华里。尤其是夜行军，最多仅能走四、五华里。我们的脚被冻得发麻，已经不觉得是自己的脚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抵达宿营地时，千万不能一下子就把脚放在热水里烫，一定要先把两个脚用手尽量摩擦，让它慢慢发热，然后才放在温水里去洗。要不然你就会把脚弄坏了，一直到溃烂。可是开始的几天，人们还没有这个经验，以致个别的人烂了脚。以后就完全纠正过来了。

在平坦的道路上，或者就是在崎岖的山道上走，都比翻越任何一个山尖要好得多。最使我不能遗忘的，就是山西临县的鸦儿崖山。上下是四十里，满山都长满了刺人的小树和高可投脰的杂草。那天，正是大雪后的第二天，全山披上了一件非常美丽的雪衣，地上的积雪，起码都是四尺多厚，差不多快到腰上了。路既狭小，给雪掩盖住了，又是个斜坡。坡的两面是深坑巨沟，使你无法辨别哪是路，哪是坑。因此，你就得非常仔细，让一只脚确实踏稳了，再移动另一只脚，要不然你不但会翻一个大筋斗，还会跌死在深坑里的。

翻过了雪山的第三天，我们就开始越过了两条比较困难的封锁线，那就是汾河和同蒲路。沿着汾河和同蒲路是一片宽阔的平原。从西边的山头到东边的另一个山顶，足足有八九十里，就在这块平原上的河畔和沿着铁路的两旁，都布满了敌伪军的据点。我们不能拉着一条直线走过去，必须机动地绕过这些据点，才能从西边的山头抵达东边的山头。另一方面又不能过早地把队伍运动到西山上去，那是会被敌伪发觉而阻碍我们过路的。因此，我们就必须在离开西山头三十多里的地方停滞下来，待黄昏后再继续前进。就是到了东山上也不能一进山就宿营，那是会被敌寇尾追和袭击的，必须进入东山后，还要继续走三十多里才能宿营。这么一来，东西两个山地，要走六七十里，平原地区要走八九十里，再加上绕路，我们就得在一个夜晚，走上一百七十八里。这是一个急行军。在世界上除了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军队，恐怕再没有别的军队能够从黄昏走到第二天拂晓，会走这么长的行程了吧？何况是要偷过无数的敌人的据点，又随时有遭受敌伪的埋伏、袭击的危险的战斗的强行军？然而，我们终于胜利地通过了这两道封锁线。

许多到过山西的人，或者读过山西地理的读者，大概都知道汾河是一条泥巴河。河流是那么快速，河底又是一堆堆的烂泥巴。河的宽度约有一百五十米，就是在很冷的冬天里，也很少结过冰。几个有桥的渡河点，又都被敌人盘据着。要把这五千人的庞大队伍，从这么宽的泥巴河里，渡涉过去，就不说那和冰一样冷的水，可以把脚冻掉的痛，而万一在渡涉中遭到敌人的袭击，损失也一定是很大的。这就形成了我们东进中的一个很大的阻碍和困难。但是恰恰在我们过汾河的前一天晚上，北风大作，把这条很难结冰的汾河也冻结了，我们就在这冰上走了过去。不但避免了渡涉时的脚冻，而且很安全地通过

了。如果是唯心论者，也许他们会说，这是“天意”吧？！

让我再告诉您另一个景色吧，那就是我们从太岳区准备第二次南渡黄河进入河南境内的时候。一切的黄河渡口都被敌人占领或者是控制着。大部分的船只都停泊在敌人占领的渡口上。我们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避免战斗，安全地进入河南境内，完成南进的计划。这就不能痛痛快快地把敌人占领的渡口抢夺过来，再行渡河，只能在那从来没有人渡过的地方偷渡过去。这就需要设法从各个地方集中船只，而且要有很多的船，才足够使用。这又是一个难题了。但是正当我们准备派人去集中船只的时候，从河边侦察回来的侦察员说，黄河在前一天，因为下了雪，又刮起大风，现在已经冻成了一座有五六尺厚和三四十米达宽的冰桥，用不着船只，就可以从冰桥上走过去了。

当我们的队伍前进到黄河畔上，那条被冻得非常结实的冰桥，就映进我们的眼帘。真如侦察员的报告，冰桥的宽度仅仅是三四十米达，两边还是激流在奔腾叫啸。老乡们告诉我，黄河在民国十一年年的时候，曾结过一次冰，十多年来，再没有冻过。你们真是“得道多助”呀！

驰 骋 大 平 原

渡过了黄河，我们就进入了河南境内的平原地区。当我们踏进了这大平原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河南人民的强悍和勇敢。差不多每一个小村子，都修建有碉楼，自己备有步枪，听说还有机关枪，甚至有迫击炮和山炮。这些武器的来源一部分是历年国内军阀在这平原地区作战时遗留下来的，但绝大部分是一九四四年汤恩伯率领下的几十万大军，见到敌人就

吓得尿尿直流，望风而溃，连枪带炮都来不及取出就溜之大吉所遗留下来的。溃兵们不是逃跑回家，就是散为土匪盗贼。河南人民在遭受着散兵游勇的抢劫敲诈——不，应该说是国民党的军队，因为他们即使不是溃兵，也是如此——和敌寇的屠杀奸淫之后，他们不得不拿起这些枪炮，自己来保家保乡。许多英勇的河南人民，给予敌寇的打击，是比汤恩伯的几十万大军还要厉害千百倍——因为汤军根本就没有打过仗哟！

在河南有个很有名的民谣，叫作“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是水灾，旱是旱灾，蝗是蝗虫为害，汤呢？就是汤恩伯。河南遭受了水灾和旱灾的痛苦，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已不是鲜见了，差不多每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又是遍地蝗虫，把田里的庄稼吃得差不多了，往年可以收石把粮食的土地，仅得到一二斗。这已经够穷苦和没法子过日子的了，怎知道汤恩伯的大军一到，派粮要草，又跟着来了。捐税的名目多得象牛毛。用不着举根多的例子，我只说一个例子，他们在叶县，抽派闺女捐，凡是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每月要收三十元的税。如果你抗不缴纳，他们就要“调验”。所谓“调验”，其实就是糟蹋了人家的女子。谁又愿意吝惜这三十元，而遭受到这样的侮辱呢？他们还有一个新“发明”，当春天来的时候，挨家挨户发给一个鸡蛋，当时并不说明这是礼品或者还要收回什么东西，但是秋天到了，他们就要向那些收鸡蛋的人家，每户要一只鸡。说他们春天给的蛋，孵出了鸡，到了秋天当然要长大起来，每只要在两斤重以上。这就是他们喂鸡的新方法。至于他们的军队，所到之处，见了老百姓的什么东西就取什么，带得走就带走，带不走就变卖现款。老百姓被抢得十室十空，家破人亡，沦落异乡。人民遭受到这种摧残和压迫，一些较为懦弱的人，只好忍气吞声地离开

了故乡的田园；一些不在这暴力之下低头的，就挺身而出，反抗这种土匪“军队”，到处袭击和杀害他们。难怪汤恩伯自己说：“河南战役失败的原因，乃是军民不合作。既无向导，又无粮食。当军队转移的时候，经常遭受到人民的袭击，以致无法作战。”这虽然是不战而溃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主要的还是对日妥协和恐日病的结果。汤恩伯用这为藉口，来掩饰他失地的大罪。然而，从他这个自供里，也足够使我们看见他的军队遭受人民反对的一幅真实的写照了。

就这样人祸加上了天灾，把这块肥沃的土地变成了一片凄凉。我们曾经进军在确山附近以及信阳和罗山之间的地区，是东西一百五十华里，南北四十五华里的原野。这里渺无人烟，路上也找不到一个人。如果不是那些破墙残瓦和几具已经坏了的石碾子，你一定不会相信这里曾经住过人，而且过去曾经是非常繁华的地方。可以断言，蝗灾虽然是造成河南贫穷的一个原因，但是人祸却是主要的因素。

河南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你简直不能相信。叶县王庄的一个农民告诉我，他们去年种的三十亩土地仅收到了三石粮食。全家八口，把这三石粮光是充作一年食用，都还不够，但是地主的地租，就要七石五斗，三石粮食全部交给他，还得记上欠四石五斗的账。这些账不但来年要还，还要利上加利的——因为这是作为地主的贷粮计算的。捐税也不因歉收而减免，还要如往年一样地缴纳。我曾经替他作了一个概括的统计，大概捐税要一石八斗的样子。他没有款子交给官老爷，仅有的一条牛被拉走了。他一年辛苦流汗的代价，完全等于零不说，还欠了满身的账。他们一家八口，只好靠拔野草和剥树皮充饥了。当我访问他家的时候，他的两个小孩子，正拉着母亲的衣角，哭着要东西吃。

我很不愿意在“驰骋大草原”这个题目下，播送给亲爱的读者们这样一支悲惨的插曲。但是，事实是我们在这平原上走了一个整月，所闻所见的情景，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我怎能不把这真实的画面，在读者们的眼前展现出来呢？这也难怪河南老乡们编写了一首很动人的民谣：“天见中央军，日月无光；地见中央军，五谷不生；人见中央军，有死无生”。

让我们转换另一个镜头吧。当我们的队伍在鲁山和五百多日本侵略军和七辆坦克车发生了遭遇战，我们重重地教训了这些侵略军之后，人民欢欣鼓舞，他们自动地跑来替我们送担架，把蒸得热烘烘的、又甜又香的大红薯送给我们吃。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英勇打日本队伍。他们就是穷得三天不吃饭，都愿意挤点粮食给八路军吃。他们替负伤的战士洗去了衣服上的血渍，替战士们缝衣服，他们真正是做到了军民打成一片。这和汤恩伯在河南战役的结论中所说的形成了相反的对照。河南的人民是非常热情的，他们爱护抗日的军队，比爱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些。

勇士们开辟的道路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日的夜晚，河南平原上的天黑得伸手不见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北风吹得刮骨似的发痛，河里的冰结得有尺把厚。我们准备着在这一个夜晚，穿过鲁山附近的公路。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鲁山住着敌人一个联队，并附一个坦克连。我们越过同蒲路和黄河，他们早已知道了这支队伍一定要南下的。三天前他们在沿公路上，加了不少的工事和岗哨，准备阻挠我们的南进。

王震司令员蹲在一堆炭火的前面，摆开了地图，和几位支